

STUDENT CIVIC



班建武
等
著

媒介时代的 学生公民素养 及其培育

MEDIA AGE

C U L T I V A T I N G T H E S T U D E N T ' S
C I V I C L I T E R A C Y I N M E D I A A G E



媒介时代的 学生公民素养 及其培育

C U L T I V A T I N G T H E S T U D E N T ' S
C I V I C L I T E R A C Y I N M E D I A A G E

班建武 等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媒介时代的学生公民素养及其培育 / 班建武等著

—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4

ISBN 978-7-5201-2387-7

I. ①媒… II. ①班… III. ①青少年教育-公民教育

- 社会公德教育-研究-中国 IV. ①G648.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8) 第 044372 号

媒介时代的学生公民素养及其培育

著 者 / 班建武 等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任文武

责任编辑 / 高 启 高振华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区域发展出版中心 (010) 59367143

地址：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100029

网址：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18

印 装 / 三河市尚艺印装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28.25 字 数：458 千字

版 次 / 2018 年 4 月第 1 版 2018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7-5201-2387-7

定 价 / 98.00 元

本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与读者服务中心 (010-59367028) 联系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教育学青年课题
“媒介时代的公民教育：基于媒介批判的立场”（CEA120119）

目 录

绪 论	001
一 文献回顾	005
二 研究目标和假设	022
三 核心概念界定及其操作化	023
四 调查问卷、样本和方法	028
五 调查结果统计分析	032
六 调查对象基本情况	033
七 本报告相关数据的说明	034

第一部分 问卷调查

第一章 网络生活与学生公民素养	039
一 网络形态与学生公民素养	039
二 网络权力与学生公民素养	102
三 讨论与分析	136
第二章 电视与学生公民素养	159
一 电视形态与学生公民素养	159
二 电视权力与学生公民素养	203
三 讨论与分析	227

第三章 手机与学生公民素养	237
一 手机形态与学生公民素养	237
二 手机权力与学生公民素养	280
三 讨论与分析	306

第二部分 专题研究

专题一 媒介形态与公民素养教育

第一章 青少年网络公民参与及其对学校教育的启示	321
一 网络世代：“参与公民”抑或“最愚蠢的一代”？	322
二 “公民参与”之概念辨析	324
三 青少年网络公民参与：基于多国研究的经验	325
四 网络时代学校公民素养教育的变革	328
第二章 当代青少年的微博世界与公民参与	331
一 青少年怎么“看”微博：“公”与“私”之间	334
二 青少年怎么“玩”微博：“贡献”（“潜水”）与 “公共”（“私人”）之间	341
三 数字公民参与：“积极”与“消极”之间	348
第三章 电视媒介的价值灌输及教育的应对	353
一 传统媒介及其教育困境	353
二 电视媒介及其价值灌输	355
三 电视媒介价值灌输的后果及学校教育的策略	358
第四章 电视中的大众文化与青少年公民意识教育	360
一 电视文化中的大众文化特点	360
二 解放与控制：大众文化的公民意识教育功能	362
三 愉悦性与批判精神的结合：公民意识教育的实践路径	368

第五章 青少年社交媒体交往中的玩商失范及其教育防治	371
一 青少年社交媒体交往与玩商的关系	371
二 青少年在社交媒体交往中存在的玩商失范行为	373
三 防治玩商失范行为的两个重要途径	377

专题二 媒介素养与公民素养教育

第六章 新媒介素养教育与青少年公民参与教育的融合	380
一 新媒介素养教育与公民参与教育融合的紧迫性与必要性	380
二 新媒介素养教育与公民参与教育融合的意蕴	383
三 新媒介素养教育与公民参与教育融合的途径探索	385

第七章 基于文化研究的媒介素养教育及公民的培养	388
一 媒介素养教育的信息主义局限	388
二 文化研究取向的媒介素养教育内涵	391
三 媒介素养教育中的公民培养	394

第八章 成就媒介公民

——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的	398
一 媒介素养教育“理想人”的身心素质：媒介批评	399
二 媒介素养教育“理想人”的社会角色：媒介公民	402
三 媒介素养教育的人格形象：具有媒介批判力的媒介公民	411

专题三 媒介时代公民素养教育的立场

第九章 媒介生活中的微观政治与青少年的政治社会化	414
一 微观政治视域中的政治社会化	415
二 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基本立场：由被动接受走向主动建构	417
三 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内容：由宏观领域拓展到微观世界	420
四 青少年政治社会化的语境：主流话语与大众文化的整合	422

第十章 捍卫公民身份的完整性：媒介时代

 公民素养教育的根本任务 427

 一 公民身份的核心要素 427

 二 现代媒介对公民权利的操控 428

 三 现代媒介对公民义务的消解 431

 四 走出媒介之网 434

附 录 中学生媒介生活状况调查问卷 437

后 记 444

绪 论

当代媒介对社会以及人的发展的影响几乎达到无孔不入的地步。Ransford 通过一项有关媒介使用的全面调查显示,一天中人们约有 30% 的清醒时间在专注地使用媒介,另外 39% 的时间在使用媒介的同时还从事其他伴随性活动。这样平均一个人一天有近 70% 的时间都在使用某种形态的媒介。相比之下,只有不到 21% 的时间在全心地工作。^① 新媒介的蓬勃发展,继续冲击并影响着各种年龄段的群体,它尤其受年轻人欢迎。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凯撒家庭基金会”(Kaiser Family Foundation) 2010 年发布的一份报告:2009 年,8~18 岁的儿童每天平均花在玩电子设备上的时间是 7 小时 38 分钟,其中包括看电视、听音乐、玩电子游戏和其他内容。上述时长较 5 年前多了约 1 小时 17 分钟。

类似的情况在中国也同样存在。目前,中国正处于一个由网络、电视、手机所构筑的媒介社会之中。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发布的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指出,截至 2016 年 12 月,国内网民规模达 7.31 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 53.2%,超过全球平均水平 3.1 个百分点,超过亚洲平均水平 7.6 个百分点。我国网民规模已经相当于欧洲人口总量。其中,手机网民规模达 6.95 亿人,占比达到 95.1%。^② 这个媒介时代最突出的特征就在于,社会信息的传播媒介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相

① [美] 詹姆斯·波特:《媒介素养》(第四版),李德刚译,清华大学出版社,2012。

②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9 次《中国互联网发展状况统计报告》,人民网, <http://media.people.com.cn/n1/2017/0123/c40606-29042485.html>, 2017 年 1 月 22 日。

比于以文字为重要载体的印刷媒介时代,当前的媒介社会主要依据看不见、摸不着的电子化信息将全世界各个角落的民族、国家、地区以及各个公民,超越时空界限联系在一起。现代媒介是对人的所有感觉通道的全面刺激,它不仅是人的感官的延伸,在很大程度上,媒介已经成为人的感官本身。人们关于世界的认知与其所接触的媒介信息几乎等同。也就是说,在媒介时代“信息即世界观”。在这种情况下,“传播媒介的变化无一例外地产生了三个结果:它改变了人们的兴趣结构(人们所考虑的事情)、符号的类型(用以进行思维的工具)以及群体的本质(思想起源的地方)”^①。这些改变在人们当前媒介生活中正日益凸显。

当前,人们的所思所想、兴趣爱好,以及基本的生活需要,几乎都受媒介影响。特别是随着交互网络技术催生的参与式媒介(participatory media)的出现,其对公民生活的影响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期,“在网络上,人人都可以是一个没有执照的电视台”^②。人们对各种新媒介的使用范围越来越广,依赖性也越来越高。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社会关系结构将由于媒介的变革而不断被改写,其作为人的基本属性也将发生变化。而人的问题是个体生存和社会发展的根本性问题。对社会生活中的个体而言,公民是其身份底色。这是每一个个体的社会生活中最基本的身份,它不会因为个体的出身、阶层、民族、信仰、性别等身份标志的差异而存在不同。也就是说,公民是最具有普适性和共享性的身份形态。作为一种普遍的身份形态,在媒介社会当中,也必然深受媒介形态变迁的影响。马克·波斯特就曾经指出:“我相信,全球化和网络媒介已为‘人’重新描绘新一代‘公民’形象做好了新的画册。在此我将‘公民’视为一个民主化象征,作为‘人’的实践性符号,并以此来展开新的研究课题。”^③那么,这种作为民主化象征的媒介公民,其特征是什么?它作为人的实践性符号又是如何实现的?

① [美]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荃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33~34页。

② [美] 尼葛洛庞帝:《数字化生存》,胡泳等译,海南出版社,1996,第157页。

③ [美] 马克·波斯特:《公民、数字媒介与全球化》,陈定家译,《江西社会科学》2008年第1期。

从目前的媒介实践来看,现代媒体所具有的门槛低、范围广的优势,对公民的民主实践和教育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当前,媒介在社会中无所不在,已经无法与教育分离,教育与媒介已经成为影响人类生活的两大社会动力。^①因此,以培养社会主义合格公民为目标的学校教育 with 媒介之间的联系之紧密更是可见一斑,媒介甚至扮演着公民素养培养者的重要角色。美国学者 Cortes 曾指出,在课程改革运动里,学校教育必须认真面对的是,大众媒体所扮演的“公民教育者”的角色。^②近年来,我国公民通过各种大众传媒平台,积极参与各种社会公共事件的讨论与解决。诸如微博打拐、微博反腐、朋友圈募捐等“正能量”事件也在不断刺激着公众的民主法制意识、权利意识和参与意识的觉醒。但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不难发现现代媒体在价值传播中所营造的“拟态环境(Pseudo-environment)”,通过操纵公众的观点,阻碍公民理性批判精神的养成。美国政论家沃尔特·李普曼在《公众舆论》中指出:媒介时代“人的行为已经不再是对客观环境及其变化的反应,而成了新闻机构提示的某种‘拟态环境’的反应”^③。一方面拟态环境与现实环境不是“镜子式”客观对应关系,它总是与客观现实存在或多或少的偏离;另一方面拟态环境又不是与现实客观完全割裂,而是有其必要的现实基础作为信息裁剪的原始蓝本。因此,当人们每天通过微博、朋友圈等媒介获取信息时,在很多时候,其所掌握的也不过是他者裁剪后的“拟态环境”而并非现实的所有真相。在这种情况下,公民看似自由地参与和选择,最终也必然沦为被操控和控制的命运。图1就很好地体现了媒介通过营造拟态环境来达到操纵大众观点的目的。从图1中可以看出,媒介所呈现出的受害者与事实真相中的受害者截然相反,而民众却极有可能囿于大众传媒所呈现出的信息,而做出错误的价值判断。

① 吴翠珍:《媒体素养:地球村的公民教育核心》, <http://www.cpeng.tcu.edu.tw/teaching/901/file/chil/>, 2013年11月23日。

② Cortes, C. E., "The mass media: Civic education's public curriculum," *Journal of Teacher Education* 6 (1983): 25.

③ [美] 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 阎克文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6, 第178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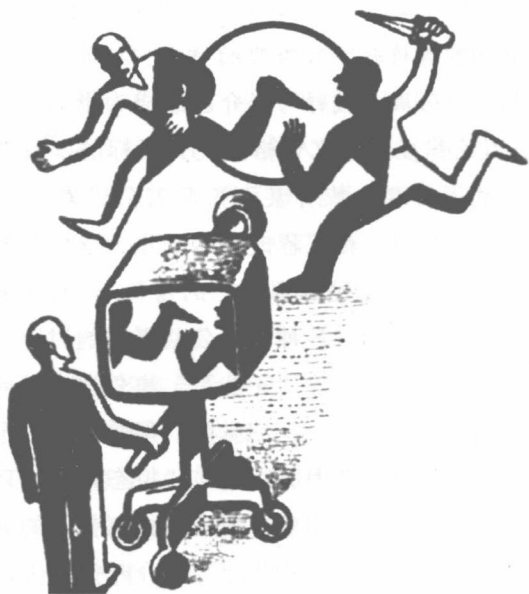


图1 媒体通过对事件的剪裁产生相反效果

实际上,“一个真正民主的社会,应让其社会的每一个成员对自己面前的各种文本(电影、电视、书籍等)拥有自己的解读,如果这些文本是由牧师、富豪或社团受益者代替人民进行解读,告诉他们应该如何去思考,那么他们就不是生活在真正的民主社会里”^①。因此,世界各国和地区高度关注媒介教育在公民生活中的重要作用。欧洲议会媒介教育问题咨询顾问莱恩明确指出了媒介教育的至关重要性,他说:“媒介教育事关大多数人的权利得失和社会民主结构的稳定和盛衰。”^②对此,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指出:“媒介教育的目标不仅要教会青少年应对各种大众媒介,而且要鼓励学生为建立具有真正民主精神的公民社会而努力。”1999年,33个国家的代表在维也纳发表声明:“为了言论自由、知悉权利、促进建立和维系民主,媒介教育是每个国家每个公民的权利。”^③从国际经验看,媒介制作、媒介表达等媒介参与教育逐渐成为公共理性教育中越来越重要的一

① [英]凯莉·巴查尔格特:《媒介素养与媒介》,张开译,《现代传播》2005年第2期,第12~15页。

② 载宋小卫:《西方学者论媒介素养教育》,《国际新闻界》2003年第7期,第16~20页。

③ 载王君超:《媒介批评课程与批判性思维的培养》,《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9年第10期,第114~118页。

环。英国中学教育法定课程“公民权”部分要求学生必须接受媒介参与教育。课程指导中提到,有意识并创造性地使用信息和传播技术在帮助学生获得公民权教育中起到的作用很大。^①美国学者哈罗德·英尼斯曾指出:“新的传播技术不仅给予我们新的思考内容,而且给予我们新的思维方式。”^②交互网络技术撤除了对青少年群体的门槛限制,赋权他们通过DIY生产多媒体文本充分发出声音的机会,以“我”的标准建构这个世界并与他人互动。但同时,媒介参与也造成网络暴力、网络谣言等传播失范现象。“产生这样冲动的即时的狂热,并不利于公共舆论的产生和公众领域的构建。”^③由此可见,媒介与公民素养关系密切。

当前,国内也有学者关注到现代媒介社会的发展与公民素养培养之间的关系,但是,这些有关媒介与公民素养教育的研究,其侧重点主要集中在论述现代媒介对公民素养形成的积极推动作用,相对忽视了对其消极影响的研究。这必然导致我们很难全面地把握媒介与公民素养教育的关系。而且,相对于媒介的积极作用,其消极影响更是值得我们关注。基于此,本书将从公民身份的基本要素出发,主要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重点分析现代媒介对公民身份形成的消极影响,以期对媒介时代的公民素养教育有所启示。

一 文献回顾

要洞悉媒介时代的公民素养教育,首先就要了解何为媒介公民,其基本特点是什么;其次,需要着力解决作为学生的公民与媒介的关系;再次,在媒介社会中,公民的形象发生了哪些变迁;最后,立足于媒介时代,探讨培养现代公民素养的教育实践路径是什么。因此,本书有关文献的回顾,将聚焦于这四个问题展开。

(一) 媒介公民的发现:受众与公民

在媒介日益普遍的今天,几乎每个人都是各式媒介的“受众”。同时,

① 载张开:《媒介素养概论》,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第254页。

② [美] 尼尔·波兹曼:《童年的消逝》,吴燕荭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129页。

③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第25页。

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们也都是公民。受众与公民的关系因为媒介发生了一些变化——处于媒介环境中，“我们作为‘公民’的身份几乎完全被‘受众’所‘收编’”^①。也就是说，在“受众”和“公民”身份同时存在的情况下，“公民”身份往往容易被忽视。这意味着媒介对公民身份建构的消极影响，公民身份的完整意涵被媒介瓦解了。这是基于认为“受众缺乏批判性”而做出的论断。“批判性”被视为是判定媒介公民的重要特征，与受众分析中的“抗拒性或批判性受众”类似。

从受众主动性与否的角度来看，受众分析大致经历了“被动受众”“主动受众”“批判性受众”“媒介公民”等几个阶段。受众分析之初，以效果研究为代表，受众被视为任媒介操纵的“群氓”或“乌合之众”。^②在媒介的强力影响和冲击之下，受众只能消极、被动地接受媒介的影响。正如麦奎尔所说：“受众的形成方式，决定了他们实际上无力为自己辩解，而媒介却可以将‘心理无知’强加给他们。”^③效果研究又被称为“靶子论”“子弹论”“魔弹论”等，这形象地表明了受众的被动性——就像中弹的靶子一样，应声而下，毫无反抗能力。20世纪60年代后，尤其是70年代“使用与满足”理论出现后，受众并非完全被动、消极的，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动性、主体性，并非消极的“受害者”。至此，受众分析由“媒介中心”的一极转向“受众中心”的另一极。因此，20世纪80年代出现的接收分析^④将两者折中，认为受众不仅有能力诠释媒介文本，而且强调信息内容的意义来自信息与受众互动的结果。也就是在此阶段，霍尔提出了“编码—解码”理论。根据与媒介文本分析结果的比对情况，霍尔将受

① 严利华：《从个体激情到群体理性：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

② 勒庞指出，“乌合之众”的个人责任感缺失，易受传染和暗示。“他不再是他自己，他变成了一个不再受自己意志支配的玩偶”，“群体是刺激因素的奴隶”（〔法〕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第54~60页）。麦奎尔口中的“受众”与之极为相似，不仅人数众多、分布广泛、层次参差、互不知晓，而且缺乏自我认同意识，也没有任何组织性，不为自己行动，却受外部力量的驱使（〔英〕麦奎尔：《受众分析》，刘燕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9页）。主体性的缺失是两者最大的相同点。

③ 〔英〕麦奎尔：《受众分析》，刘燕南等译，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第17页。

④ 接收分析始于20世纪80年代中期，是当代文化研究中的一个受众分析的分支，并非一个独立学派。

众对媒介文本的解读分为三种形式,即主导—霸权型(dominant-hegemonic)、协商型(negotiated)和对立型(oppositional)。其中,持“主导—霸权型”解读形态的受众是“被动的”,而持“协商型”或“对立型”解读形态的受众有一定的“主动性”。^①至此,媒介中的受众已由“被动的”发展至“主动的”。此外,陈俊典研究发现还存在不同于以上三种的受众解读形态。第一种是“看不懂”,即“无法解读”,具体是指受众无法针对媒介内容所传递的信息进行解读。第二种近似于“无解读”,受众只能针对无关紧要的片段发表感想,并不能直接对于媒介内容意义进行解读。第三种为“没感觉”,具体可再分为两类:一类是对媒介内容习以为常,所以没有感觉,此种类型可视为“主导—霸权”解读形态;第二类是真正没有感觉,亦即“无解读”的形态。^②可以说,陈俊典提出的这三种解读形态所呈现出的受众都是“被动的”。

也有不少研究者指出,20世纪80年代的受众分析片面夸大受众的主动性,忽略受众接收信息的社会脉络,忽视了文本及其生产过程对受众解读的限制力量,更重要的是,切断了信息接收过程的“权力关系”面向,丧失受众分析的批判性。因此,在研究受众的主动性与其接收状况时,必须同时考虑权力关系,以及包括接收脉络背后更深层面的结构性因素^③,即抗拒性或批判性阅听人。批判性阅听人并不等于主动阅听人,Gray指出“主动受众”是一个迷思,徒有形式而已,可以说是“被决定的主动受众”。而批判性受众则强调对媒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主流意识形态等进行批判,以此展现出受众具有自我主体意识的批判能力。鼓励受众生产“对立的”文本,经由“前卫”形式的使用来挑战或推翻这些意识形态,或者运用制作练习,以便达到系统性“解构”主流媒体的传统规范。^④

① [英] 斯图尔特·霍尔:《编码,解码》,载罗钢、刘象愚主编《文化研究读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第345~358页。

② 郑雅铃:《青少年性别意识形态诠释之研究——以动画〈花田少年史〉为例》,台湾,台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9。

③ 魏灼:《全球化脉络下的阅听人研究——理论的检视与批判》,台湾《新闻学研究》第60期,1999;王宜燕:《阅听人研究实践转向理论初探》,台湾《新闻学研究》第113期,2012。

④ Gray A., “Audience and reception research in retrospect: The trouble with audiences,” *Rethinking the media audience: The new agenda* (1999), 22-38.

J. Fiske 强调大众媒体的文本具有多义性 (polysemy), 受众也能够采取自己的解读策略, 在享受文本提供“爽”和“愉悦”的感受中, 自行建构意义, 进而化解并反抗主控的意识形态。^① 连水兴也指出, 在传统大众传媒面前, 尽管受众可能具备了主体意识和解码能力, 但他们接收的信息首先是经过大众传媒编码和议程设置的, 这在很大程度上削弱了他们作为“实践主体的身份”^②。

由此可见, 个体要超越媒体的控制, 就必须具备批判性。批判性成为媒介公民的重要特征, 而作为媒介公民“批判性”强调的是对媒介背后所隐含的权力关系、意识形态等的识别、判断和评价, 进而确保公民媒介生活的独立性和自主性。可见, 媒介公民身份“批判性”内涵更多是从自由主义公民身份角度来说的, 正如朱小蔓、冯秀军指出的: “自由主义者认为, 公民教育的目的在于培养具有民主性格与批判能力的公民, 而学校应该培养的只是逻辑思考、批判反省、公平论证等相关能力, 使受教育者有能力参与未来的社会生活。”^③ 此外, “批判性”的最终目的是为了确保公民的独立性和自主性, 这也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所特别强调的。

除批判性外, 受众的实践性或参与性也是媒介公民的重要特征之一。李德刚、何玉指出除培养受众对媒介的批判意识外, 媒介公民还意味着受众不仅要学会使用媒介, 解读媒介, 还应学会利用新媒介进行交往、参与的能力, 即新媒介交往能力。^④ 此外, 严利华也指出: “受众是被动的, 而公民是主动的、赋予参与性的。”^⑤ 从媒介的视角来看, 参与性主要体现在公民参与制作、生产媒介产品, 继而产生对社会事务有话语权、有影响力、有贡献的体验, 这有利于培养公民参与意识和参与行为。^⑥ 另一方面, 从公民的角度来看, 公民参与是指受众或公民积极参与国家政治或社会公

① J. Fiske, “Television: Polysemy and Popularity,” *Critical Studies in Media Communication* 4 (1986): 391-408.

② 连水兴:《从“乌合之众”到“媒介公民”:受众研究的“公民”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2期。

③ 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观发展脉络探析》,《教育研究》2006年第12期。

④ 李德刚、何玉:《新媒介素养:参与式文化背景下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向》,《中国广播电视学刊》2007年第12期,第39~40页。

⑤ 严利华:《从个体激情到群体理性:新媒体时代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72页。

⑥ 陈苗苗:《新媒介素养教育与公民参与教育融合分析》,《思想理论教育》2012年第18期。

共事务。桑德尔提出有意义的公民身份包含两个层面,其中之一便是声音,声音是一种表达,是对意愿的有效表达,或者说对公共问题的讨论是有效参与的重要形式,这是对“公共善”的商议的参与。公民德性既不是天生的,而是需要通过学校和公共领域中的建制得到培养和发展;公民德性也不是从书本上可以得到的东西,而是需要通过亲身参与社会实践得到的。^①而新媒介便为公民的参与提供了途径与平台,“作为公民所应具有的基本规定和可能性,‘公民性’的生成,离不开大众媒介这个公民参与社会公共生活的重要资源”^②,“到了新媒介时代,为公民真实的参与提供了更加多样和直接的参与渠道和方式”^③。可见,媒介公民的“参与性”“公共性”的内涵更多是一种积极的公民身份,与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内涵更为相近,强调公民有所作为。

(二) 作为公民的学生:学生与媒介

理论上,学生身份与公民身份是统一的,即学生同时也是公民。但实际上,相较于学生身份而言,公民身份更容易被学生自己以及他人遗忘。可以说,学生经常被视为“潜在的公民或正在形成的公民”,而非“真正的公民”。^④实际上,青少年是为一个获得有效参与社会所必需的态度和信念的过程而不是一个时期,并且“生理心理成熟与社会机能不成熟之间的矛盾”构成了青少年本质基础的根本矛盾,只有完成社会机能成熟化的人,才能被视为结束了青少年期。不管一个人的实际生理年龄有多大,只要青少年期的根本矛盾没解决,其依然是青少年。^⑤本研究中的“学生”概念在某种程度上与此种意义上的“青少年”含义类似,即强调其对社会责任的承担与否。在此种意义下,“学生”也像帕金翰对“童年”或“儿童”所做的论断,其被建构为“前社会性个体,这有效地阻止了任

① [美] 迈克尔·J. 桑德尔:《公民身份:面向世界的认同与表达》,王佳祺译,载《社会科学报》2007年6月7日。

② 连水兴:《从“乌合之众”到“媒介公民”:受众研究的“公民”视角》,《现代传播》(中国传媒大学学报)2010年第12页。

③ 严利华:《从个体激情到群体理性:新媒介时代公民参与的理论与实践》,武汉大学出版社,2013,第73页。

④ [英] 大卫·帕金翰:《童年之死:在电子媒体时代成长的儿童》,张建中译,华夏出版社,2005,第206页。

⑤ 班建武:《符号消费与青少年身份认同》,教育科学出版社,2010,第21~22页。